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
第五十回 風流雲散雪塢開筵 威重權行花園執法

當日下了大雪，韻蘭見了，因向秋鶴道：「現在梅雪塢的梅花盛開，下了雪，我們好賞雪了，你去請你一班好朋友來，看這個雪。若下了今晚一夜，必有幾日開花，我們就定初七日罷。」秋鶴笑道：「踏雪尋梅，真是雅人深致，我就去約他們，姑娘們你命佩纒請去。到這日，我們男女還是分了兩處賞雪。」韻蘭笑道：「甚好，你去干你的罷！這日，我就算年酒，一舉兩得了。」秋鶴便去了，這裡韻蘭吩咐佩纒，預備請帖，到次日分頭去請。佩纒道：「今早我在天香深處，恍惚聽得雪真姑娘那裡有什麼喪事，雙瓊姑娘有病，二人恐未必到。」韻蘭道：「你但去請，便是了。」佩纒便去照辦，原來雙瓊之病，已十日有餘，近日方才好些。去請了雙瓊，欲思散散悶，便允了。惟雪貞的丈夫諸人新死，雪貞尚未過門，得了這個信，宛轉欲死，哭得淚人似的，也顧不得了，向仲蔚、伯琴說：「要過門去成服，抱木主成親，替他守節。」伯琴等無可奈何，只得成其素志，便連夜打點僱船，冒雪送他前去。因此伯琴、雪貞，都不能來了。此信傳到綺香園，韻蘭、秀蘭正在珊寶處，大家歎息，秀蘭道：「為什麼近來我們花神祠，這班人，大家不順，死的死，寡的寡，失去的失去？」佩纒道：「不是倚虹姊姊有眾芳歌的一句麼？上句是鳳一行，大約鳳字與馮同音，馮姑娘一走，眾姑娘便失了色了。孤墳魄，墳是墓，暗切陳墓，又厝在鎮外，是指柔姑娘。俊官的望夫石、斷弦琴，便說的喜奶奶同雪姑娘。下文的不祥，不知著誰？」韻蘭歎氣道：「若果如此，我要哭死了。」珊寶道：「天數難逃，我們只要自己守定了就是了，憂愁也不中用的。」閒文少敘，轉瞬初七。雖不見日卻是天氣清明，雪深一尺，韻蘭起來心中自是歡喜，連忙梳洗畢，佩纒上樓來請姑娘同行。大家用些點心，下邊竹輿已經伺候好了。韻蘭一個人登台，佩纒、伴馨、侍紅三人隨著，到梅雪塢來。只有馬利根、蓮因、萱宜、玉成、湘君、凌霄、舜華、月仙、月紅先到了，笑道：「好個主人太太，客人反先來伺候。」韻蘭一面下轎笑道：「我是萬花總主，你們都是我管下的散仙，不應該伺候麼？」說著只見珊寶同秀蘭、幼芳來了，笑道：「你們來得什麼早！」韻蘭笑道：「十一點半過了，你們自己起身遲了，還說早！」珊寶笑道：「昨兒秀丫頭約我今日同來，今日我梳洗畢，等了好久不來，我只得過去，他還睡著呢，給我掀他的被，他方起身，趕緊梳洗，吃了些點心，就趕過來。我不去他還在那裡做夢呢！」湘君方要接話，只見文玉披著鵝黃縠紗粉紅邊小狐皮斗篷，後面跟了金姐走過來，秀蘭笑道：「我們遲，還有遲的呢！你看天氣又不很冷，又不下雪，還披著這個！」文玉一面把斗篷寬下，一面笑道：「早晨起來，這個雪氣逼著人，狠有些冷，所以穿這個。」萱宜笑道：「為何來遲？」凌霄笑道：「大約被客人■啗了，不叫他起來。」文玉笑道：「這幾天實在冷，睡在裡覺得暖，懶得起身，好似多睡一回好一回的。」蓮因道：「溫飛卿的詩，寒戀重衾覺夢多，真是至理至情。」文玉道：「陽太太，雙瓊姑娘還不來麼？」韻蘭道：「不差，佩纒好打發人去邀請他就來，說客多齊了。」佩纒笑應，便差人去了。忽見暱士、仲蔚、生蘭三個人在外邊進來，佩纒連忙迎出去，笑道：「你們在北首便高叫！」秋鶴道：「客人來！」只見秋鶴同友梅、介侯迎出來，把三人接進去，到北間坐地，只見雙瓊也是披著猩紅縠元緞縷邊大元斗篷，扶著明珠的肩，後面霞裳跟著一齊來，家人迎接入內。明珠一面把雙瓊的斗篷寬下，霞裳笑道：「陽太太昨兒到我們太太那裡，尚未回來，恐怕不得來了，也不必等他。」侍紅笑道：「你怎麼倒來了呢？」霞裳笑道：「我昨昨日來請雙姑娘，反被他把我留住了，說明日同你去賞梅花，韻丫頭做東呢！」霞裳說到「韻丫頭」三字，覺得造次了，不應如此稱呼，但已經說了出來，不能改了，便訕訕然臉上不好意思起來。眾人也知為這個不便駁他，只有雙瓊笑道：「你這個快嘴丫頭，我們是慣了的，怎麼你好叫他韻丫頭？」雙瓊這麼一說，霞裳愈加臊了，韻蘭怕他下不來場，便笑道：「這有什麼呢？我們大家花神廟裡的姊妹，不要說霞姑娘，便是我那天去看素秋奶奶，叫差了，也叫他素丫頭起！」幸虧素雯在那裡，他倒答應去了。眾入想著當日的情形，大家歎息。文玉道：「素雯丫頭，到底有信息麼？」韻蘭道：「一無影蹤，我頗想他呢！」珊寶道：「我們一班人，怎麼一時之間，寥落起來？珩奶奶到天台去了，素奶奶、碧丫頭寶應去了。雪姑娘又做了孤鸞，素雯丫頭嫁人，柔姊妹索性死了，又死得這麼悲慘，連俊官都從他死，蓮民是不用說了，只有燕丫頭，搬了出園，還可以找他來，再停一年，只怕去的去，嫁的嫁，蕭瑟到不知什麼似呢。」眾入聽了大家歎氣，佩纒、霞裳、凌霄、雙瓊，竟出了幾點眼淚。文玉道：「燕卿姊姊來麼？」韻蘭道：「因雪貞姑娘不能來，所以園外的人，索性不請，幾位男客人，是園外的，也是秋鶴去請來呢！」凌霄道：「我們來了好久，應該把梅花去賞賞。」雙瓊道：「不差。」於是大家一齊出來，只見秋鶴一班人，在那裡折梅呢？大家看這梅花壓了雪，分外精神，果然是凍乾欹斜，暗香清冽。有紅梅幾樹間雜在白梅、白雪之中，愈覺娥媚。雙瓊、蓮因便去攜了一個大磁缸，取梅花上的雪去煎茶。湘君道：「我昨日同秀丫頭已來，取得不少了，還送給韻丫頭兩大缸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正是，還沒謝呢，明兒我有知三送我的黟孫墨茶送你。」文玉道：「我也聽得墨茶一種，出在黟孫小桃源，說其味極好，也從未品過。」韻蘭道：「現在有梅花雪，佩纒你去教人取一包來，大家品品，究竟如何？」佩纒答應著，便差人去了。停了一回，方取了來。又到蓮因屋裡，取了一個竹爐，用瓦罐盛水。霞裳同雙瓊親自在爐上煎水泡了，其色微黑，大家細品，果然不同。秀蘭道：「椎青竹裏煎茶，古人的茶都是煎的，現在是泡的，究竟煎不如泡。」韻蘭道：「煎有煎的時候，適當其可。蘇軾所作『魚眼已過蟹眼生，茶鼎已作蒼蠅鳴』，便是煎茶的火候，但畢竟也要葉子好。」月仙道：「我最愛雲霧茶，這個葉子，其細如髮，味也香美。」萱宜道：「天台雲霧，本來貴品。」月仙笑道：「雲霧茶出在安徽不是天台。」雙瓊道：「我泡過福建的茶餅子，畢竟不如散葉。」韻蘭道：「茶餅也有韻致，東坡詩云：『獨攜天上小團月，來試人間第二泉。』可見古人也用茶餅的。」文玉道：「他是說的普餅茶，這個茶到底不佳，也不配第二泉。」蓮因道：「第二泉在惠山，我喝得最多，第一中冷泉，卻沒嘗過，不知好不好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要喝，這個到秀丫頭那裡去。他鎮江最熟，常有人送來。」秀蘭道：「這幾天恐怕又有人送來了，是我托他帶的，等他送了來，每位送你們一小罈子。」珊寶道：「上回你送我的，還擱著沒用完呢。」佩纒道：「我前日在小連珠姑娘那裡，有個客人送來的什麼荷珠露，比這個好，有些清香，可惜多生了小蟲兒。」湘君道：「名打拳蟲，不妨事的，就是名泉，也要陳久生過了蟲吃方好。」月仙道：「這個蟲多，變蚊的，第二年還要生蟲，第三年不生了。」此時已交午後一點鐘。韻蘭命老媽排起席來，左一席雙瓊、霞裳、萱宜、文玉、小蘭、玉成、舜華、佩纒，右一席湘君、珊寶、秀蘭、蓮因、幼芳、凌霄、馬利根、韻蘭共十六人。酒過數巡，聽得北首秋鶴那裡嚷五嚷六的猜拳，凌霄也要搥戰，雙瓊道：「我們不要學這個市井氣！還是行令好，你不能行，等我們替你，你豪爽，就請你同佩纒做令官監酒！」韻蘭道：「行什麼令呢？」雙瓊道：「那天的詩鐘甚好，現在我等看梅賞雪，就把梅雪做詩鐘如何？」湘君道：「這個太容易，我想裡頭還要嵌字，他譜上說的，把一本書放在桌子上，一個人隨意說第幾行、第幾字，便隨意翻出這個字來，再說第二個字再翻出來，便把這兩個字，分嵌在兩句裡，須並排嵌。如這句把這字嵌在下句，也要嵌在第一，這句嵌第二下句，也要嵌第二，嵌在第一個字，名鳳頭格，第二個字，名燕領格，第三個字，名鸞肩格，第四個字名蜂腰格，第五個字名覺脛格，第六個字名鶴膝格，足一個字名雁足格。」秀蘭道：「倘兩個平聲，或兩個仄聲，都是雁足格，豈不是兩句都是平聲句了麼？就是在第二第四第六也不能對！」雙瓊道：「倘兩平兩仄不合格，可以重翻的，翻對了一平一仄才做。」文玉道：「倘然一個實字，一個極虛的字，怎麼呢？」韻蘭道：「這個沒法，不能換了，總要對得妥貼穩妥才是。」月仙道：「那是難了，又要切題，又要安排字的位置，恐怕沒得好句呢！」雙瓊道：「只要細細的想，譬如又開了一個詩社。」蓮因道：「誰人翻書？」凌霄道：「是說第幾頁第幾行麼？」佩纒道：「還要說第幾個字，你說我來翻，不好罰一大杯，好的眾人公飲，不能飲者一杯算了。」凌霄笑道：「我不能先來飲了。」說著，斟了一大杯，一飲而盡。月仙、玉成、馬利根、霞裳、小蘭都道：「我等也只好喝一杯，陪凌姑娘。」於是大家飲了。佩纒道：「誰人先說？」韻蘭道：「從那席上輪下來，自然雙姑娘先說。」凌霄便斟了灑，佩纒命人取了一本書來，卻是慕真山人著的《青樓夢》。佩纒道：「第一字是鳳頭格，我來替你們寫錄出來，大家好看。」遂又命人取了紙筆墨壺來，上面先寫著一個雙字，鳳頭格。凌霄道：「第一頁第四行第八字，又第七頁第七行第七

字。」佩纒翻開一看，是天字還字，佩纒道：「都是平聲，幸虧第一個字，是不用換了，雙姑娘請教罷！」湘君道：「侍紅去點一枝細盤香，以半寸為度，你做了墨記，到了墨點那裡，你便把几上掛的銅鈴擊一聲，就算過令，不完卷罰兩大杯，不好罰一大杯。」侍紅遂去取了一枝盤香做了墨記，點在小銅架上，等著擊鈴。雙瓊想一回，說：「渾寫大意，可以麼？」佩纒道：「只要好都使得。」雙瓊便念給佩纒寫出來道：

天賦性情同耐冷，還留香色許爭春。

佩纒道：「包括渾雄，真是名句，大家當賀。」於是各人飲了，輪到萱宜，凌霄說道：「第二頁二行第二字，同第三字。」佩纒道：「燕頰格而字骨字。」萱宜道：「而字怎麼做呢？」蓮因道：「你快想罷，香狼容易完呢！」萱宜便想了道：「實在難。」走去看看香，還有一分多，乃苦心孤詣的想，忽然笑道：「有了，只是不好，佩姊姊替我寫。」因念道：

反而香動來銀雀，刻骨寒生戰玉龍。

湘君道：「上句稍晦，下句極好。」萱宜道：「心肝都嘔出來了，不好也只得罰酒。」佩纒道：「不用罰，還是賀。」大家又飲了，凌霄又說了字，佩纒翻出來說道：「文姑娘做了鳶肩格，者字疏字。」文玉道：「者字更難對了，不過王者香的典可用，但切蘭花呢？」於是立起來，走來走去的想，又走到花前，看了一回，回轉來看看香。又到假山邊立著，回來道：「實在想不出，換說一個我喝一杯。」便拿起來一飲而盡，佩纒道：「文姑娘多飲了。」文玉道：「你只管換罷，第五頁，第一行末一字，二行，第三字。」佩纒一看道：「裘字子字，蜂腰格。」文玉道：「這個還好。」於是又細細想起來，便道：「有了。」因念道：

磯石羊裘閒釣月，灞橋驢子瘦馱寒。

韻蘭佩纒皆拍掌起來，珊寶笑道：「好個瘦馱寒，真是超心煉冶。」雙瓊笑道：「文玉姊姊的者字疏字，我現在想了一個，但是不好，韻蘭道：「你且念出來。」雙瓊道：

鳥聲者者林都失，花影疏疏月正明。

韻蘭笑道：「工切之至，我賀一杯！」便一氣飲了。輪到月仙，月仙道：「蜂腰本應我做的，韻丫頭應仍做鳶肩格。」秀蘭道：「不差，停回子文丫頭做鳶肩了，現在只得月仙妹子做鳶肩格，這都是令官粗心，要罰一杯。」佩纒笑道：「就是我差，罰一杯！」便斟了一杯，飲盡。凌霄說了字，佩纒翻看了，說：「月仙姑娘鳶肩格，欲字先字。」月仙道：「這是容易的。」便到西首空桌上自己取了水煙袋，吸了三四袋，便道：「佩丫頭寫。」見是：

明來欲飲寒如許，春早先開冷不知。

佩纒道：「真是貼切，現在輪及我覺脛格的了。」凌姑娘說字了，眾人大家飲了賀杯。凌霄道：「第十七頁，一行第六字，第十二頁，十行第一字。」佩纒翻出給大家看，天字月字。佩纒笑道：「題目太容易了。」便略想一想，寫出來。眾人看時，但見寫的：

高士喜逢天白戰，美人宜共月黃昏。

眾人大家賀過，凌霄又說了兩個字。佩纒道：「水字休字，鶴膝格，輪到湘姑娘了。」湘君口中嚼著瓜子，也不答應，只笑了一笑，脈了一回，便道：

草閣吟癡何水部，竹腰壓瘦沈休文。

秀蘭笑道：「湘丫頭，了不得！那裡想出兩個人來？」佩纒道：「可惜閣字不對腰字！」珊寶道：「換了便不通，只得如此呢。」於是大家賀了。珊寶笑道：「現在是我的雁足了，凌丫頭快說，佩纒快翻！」凌霄便說了兩頁數行數字數，佩纒把書一看，道：「珊姑娘，是女字心字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題目好了，容易完卷。」便出坐，踱到窗口。倚著窗檻想，又把香唾，唾在雪裡，看他溶化一回。又出去走到梅林邊，折了兩朵梅蕊嗅著，看那凍雀啜小花蕊兒。文玉笑叫道：「香到了，侍紅鳴鈴了。」珊寶便急急的趕進來看香，真個要盡了，便道：「佩纒快寫，我念你聽！」佩纒便執著筆聽他念，念完寫在上頭。眾人看道：

香口才華吟謝女，春風消息見天心。

大家又不覺拍案起來，韻蘭笑道：「現成典故，真是夫子自道！」秀蘭笑道：「兩句好比天造地設似的，我要五體投地了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什麼著你跪下來？」秀蘭笑道：「等你洗澡，我請秋鶴替跪好不好？」珊寶瞅著秀蘭啐了一口，佩纒笑道：「又要鳳頭了。」凌姑娘說罷，這回秀姑娘做了。凌霄便隨意檢了此字東字，秀蘭想了一回說道：「上句不好，只得將就罷。」因念道：

此日山中孤夢冷，東風竹外一枝斜。

文玉道：「還算穩愜。」此時馬利根那裡有人來叫馬利根，只得先走。眾人送了出來，霞裳也要走，雙瓊不許。霞裳道：「初九家裡年酒，還有許多事未了。」雙瓊道：「你同蘭生一起走。」霞裳道：「我到蘭生那邊去看看。」便走到北首，眾人方才席散了，要走。霞裳便與蘭生出了後門北首，私走了，蘭生本來不肯回，要來混一回，給霞裳逼著，遂不得不走，眾人也不來相別。女席上凌霄又說了兩字，檢得是不字天字，燕頰格。輪到蓮因，蓮因想了一回，便叫佩纒寫著，眾人看時是：

鄂不花清留賈島，長天夢冷怯袁安。

眾又大家稱好，輪及月仙本是鳶肩的。因兩個鳶肩方才都做過了，月仙遂做蜂腰格，得未字毛字。眾人因只毛字，大家看著月仙抿著嘴兒笑，月仙也知道了。紅著臉，臊起來換一個字，什麼毛不毛。凌霄笑道：「你毛還不懂麼？」大家又哈哈大笑，雙瓊背著臉，假意拈帶。萱宜把巾掩了口，也嘻嘻的笑。凌霄道：「我來換一個！」因道：「第三頁第七行第九字。」佩纒檢是杯字，月仙道：「好了許多。」便思索起來，停了好久，舜華道：「香到了。」月仙道：「有了，佩纒姊姊寫罷。」

話未說完只聽得丁東一聲，侍紅把鈴擊，舜華道：「鈴已響了不好算。」雙瓊道：「他說在前應該寬免。」佩纒遂叫月仙念，自己寫著。眾人看時，是：

花曾著未增鄉思，寒欲持杯動酒情。

佩纒等均擊節歎賞。於是輪到韻蘭，乃覺脛格。韻蘭笑道：「凌丫頭題目放寬些，不要出了難題，不能完卷。」凌霄笑道：「我那裡知道了，你要自己選了兩個罷。」珊寶道：「不要搖唇鼓舌快說罷！」凌霄道：「第二十一頁二行第九字，第二十頁三行第八字。」韻蘭道：「皇天保佑不是難題。」佩纒檢出看時，是家字則字。眾人笑道：「你祈禱不誠心，偏偏是古怪難對。」韻蘭笑道：「家字還好，倒是則字難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則效準則，都可用的。」雙瓊道：「代猜要罰。」韻蘭笑道：「我偏不用他迂腐套頭。」遂拈了一個青果嚼著，又命伴聲裝煙，只管摹神的想。停了一回煙也不吃了，笑道：「有了，佩纒快寫，你們看服不服？」於是念出來，佩纒寫好了，傳向眾人看時是：

黨帳休辭家伎雍，唐宮還待則天催。

大家一齊叫妙，道：「只個則字，虧你對的真要壓元白了！」珊寶笑道：「蘭丫頭仔細受苦。」凌霄道：「為什麼？」珊寶笑道：「不是去年倚虹說過，他在武則天時候，曾受罰降生他是百花仙子，被這女皇帝一催，又要倒運了？」文玉道：「《鏡花緣》不准的？」珊寶道：「《鏡花緣》不信，難道倚虹的話，我們大家當面聽得的，不准麼？」湘君笑道：「韻丫頭現在已經受罰了，不知幾時再罰？只要自己守得定，怕他什麼？」雙瓊道：「不要議論了，酒已夠了，令已完了，凌姑娘倘要搏戰便戰。」凌霄道：「時候也不早了，大家吃飯罷。」於是韻蘭又替各人斟了一巡酒，便催飯來吃。雙瓊身弱不能吃飯，喝了三口粥，便漱了口，擦臉了，便問蘭生、霞裳要同回去，小丫頭回道：「他們都私自走了。」雙瓊無法，只得同明珠先是回去。眾人都已吃完，漱口擦臉已畢，送了雙瓊出來，再回屋裡散坐吃茶，談天。佩纒把做的詩鐘，另錄一紙，已是上燈。大家告別回去，韻蘭也就回到屋裡。佩纒直等眾人將梅花塢的酒具及地方收拾已畢，方回華■仙舍來不題。

次日蘭生來望佩纒，佩纒將詩鐘卷給他同賞一回，忽然想雙瓊之病，曾否大癒，昨日鬧酒乏不之乏，遂欲來看雙瓊，與蘭生同

去。蘭生大喜道：「我正要去，並要拍張新年衣冠小照。」於是兩人遂去拍照，秋鶴忽得冷秋的信，說軍事掣肘，所用人非，戰事萬分緊急，七月至九月，尚能得手。刻日連敗數陣，死者數萬人，餉糈不支，孤營難守。某既受國恩，誓以身殉，舍弟諸仗照拂云云。秋鶴便替他憂慮起來，豈知禍不單行，是日韻蘭也接著寶應的信，吳太太於初六日身故，於是碧霄不能來申。秋鶴與韻蘭商量，即日約了伯琴、蘭生、隄士，前往寶應弔喪去了。轉瞬元宵，花神祠開一日的門，晚間張紮燈彩，大殿庭心裡一座燈牌樓，大殿上都是廣東細彩，中有機器，自然活動，花草人物，禽獸介族，惟妙惟肖。配殿上按著花神，各花另裝五彩燈火。戲台上龕山一座，用一班好身手的健兒演舞，龍燈馬燈獅燈，內殿庭心裡，燃放西洋燄火流星，爆竹花筒，紅綠電火，各處樹枝上，也掛著東洋五色小紙燈。韻蘭在西院治席款待女客，是晚遊人雜沓，魚龍漫衍。紅男綠女，珠翟成行，鬢影衣香，真有傾國來觀之勢，仲蔚、友梅、介候等邀著諸多朋友，在東院宴賞，另招一班女戲孩演戲。西院裡另有珠翟新奇燈火，均是園中姊妹公贈的，燕卿送一齣西洋水戰故事尤為幽奇，惟遊人一概不准入內。倘有與裡頭認識的，也只許女人入觀，外邊巡差兵役，逡巡彈壓，以防滋事。其爬竊之流，亦屬不可枚舉。眾人竟鬧了一夜一日，方才閉門。此舉惟佩纜最忙，到了那裡，此處又去叫了。當熱鬧之際，文玉那邊看守的人張七私來看燈。巡夜的到那裡，見寂然無人，遂進去看了一遍，幸未被竊。因命手下的人，來告訴韻蘭，韻蘭轉飭佩纜查問，那張七已知道了，訕訕的偷走回去。佩纜聽得，帶了老媽子、丫頭、小廝去查，等張七到延秋樹後面，佩纜已經過去了。張七便不敢回去，要尋幽貞館裡的人說情。恰恰遇著珊寶同玉憐，因取要緊物件回來。珊寶是園中最和氣的人，上下部愛他，張七見了，如睹青天，忙跪著叩頭求他說情。珊寶道：「你也自己不好，看守門，怎麼鎖也不鎖便走開？」張七道：「我的妻子妹子，都在殿後看燈，我去叫他來小屋子吃夜飯，因就回來的，所以門未扃著，並未貪懶去看燈。」珊寶道：「你離開總是不好，你且去，我就叫人來說。」張七道：「我的菩薩姑娘，我去了，他要打呢？請玉憐姑娘陪我去走一躺好不好？」珊寶道：「我要緊取東西呢，他就來便是了。」說著，只見張七的妻秦氏同妹子也到了，連忙替珊寶、玉憐請安。珊寶道：「你二人同他先去，我便差人來。」秦氏道：「他實在是來叫我們吃飯，還沒走到我那裡，剛才聽得裡頭蘇姑娘著惱，傳佩姑娘叫他帶人到棠眠小筑來，我打聽為這個事，所以也來求謝姑娘行個方便。既這麼著，我三人先去，請姑娘就差人來。」說著同了張七走了，到文玉屋裡，只見兩旁五六個老媽子、小丫頭提著燈，有三四個小廝僕人執著藤條，立在外簷下，佩纜正坐著門前，點了兩盞大洋燈，就是北邊的氣死風，方要差一個小廝來拿張七，張七急昏了不敢進去，叫秦氏同妹子先進去說情，秦氏二人一逕入內，看見佩纜怒容可掬，只得跪下告訴：「張七並非擅離職守，因叫我們吃夜飯，他少年粗心，未把門拽上是有，求姑娘開恩饒他一次罷。」說罷叩頭，佩纜道：「你們起來，也不用求我，是蘇姑娘叫我來的。」張七的妹子道：「蘇姑娘請姑娘來，本來應該辦理，但也是無心之過還求做主。」佩纜道：「你們去叫他來，我自有的道理。」秦氏二人遂出去叫張七進來，到佩纜面前跪下叩頭，搗蒜，佩纜冷笑道：「你好大膽，叫你看夜，就是有事，也該叫人帶看，或替了方走。現在如此，倘賊來偷了東西去，你將怎樣？」張七又叩頭道：「我實在該死，求姑娘減恕一次。」佩纜道：「你上回看果子給人偷了去，你老子娘來求我，已從寬饒了，這回子還有何說？」秦氏等再替他求，張七哀告道：「下回不敢了，求觀音菩薩，千手千眼姑娘做主！」引得兩旁立著的人，都笑了，佩纜也不禁笑起來。只見玉憐進來，佩纜連忙起身，玉憐笑道：「我們姑娘叫我替妹妹說，他這個人還誠實，不過少不更事，現在幸虧不少什麼，請妹妹饒這一次，以後兩罪均罰罷。你姑娘我們那裡替他說去了。」佩纜笑道：「論理應該給他些厲害，既姊姊親到說情，也是他的造化。」便向張七道：「下回再敢麼？」張七道：「萬不敢了。」佩纜道：「再如此你仔細，這回子玉姑娘來了，大面情是他饒你的，你謝他！」於是張七夫婦妹子，均向玉憐叩頭。玉憐笑著，把身子回轉，張七三人又向佩纜叩頭。佩纜道：「起去！」三人便起身出去，佩纜到裡邊又向張七吩咐了幾句，便與玉憐到花神祠告訴韻蘭、文玉、珊寶去了，韻蘭等聽得事已過去，便也不題。

次日張七又來向韻蘭磕頭，又去謝了珊寶、佩纜，也乏極了，睡了一天。轉瞬十八，秋鶴已回申江，把碧霄、素秋合信交繳，並告訴喪中一切。韻蘭及園中各人，略略安慰。十九是女公塾開館之期，得女學生三十餘名，韻蘭、佩纜，又忙了一天，塾中外事，都交秋鶴，內事請蓮因就近辦理。秋鶴便搬在西院，萱宜搬在綠芭蕉館。光陰易過，又是初三。子虛到申，此番場面，更闊大了。住了五六天，見了屬員下了紮子，帶了家眷，乘公司船出洋去了。馬利根也附了同去，所有東西拍賣了，氣球送給韻蘭、程夫人母女，與園人熟悉了，臨別之際，頗覺依依。韻蘭在梅雪塢別蘭生，借彩虹樓邀齊園中粉黛，專饒雙瓊，並親送到船。大家相對，覺有無限的話，一句也說不出來。蘭生只說得一句「千萬保重，三年再見」，雙瓊哭了，執著蘭生的手，也只說得一句：「你不要忘我！」蘭生無限傷心，口占一絕，嵌著雙瓊去了四字，其詩云：

雙輪激水去匆匆，瓊玉難留最悽儂。

去後相思三萬里，也教空弔落花蹤。

船主鳴鐘開船，送的只人得登岸。自此蘭生咄咄書生，如失左右。韻蘭等也無不惆悵，姑且不表。

十二日百花生誕，照花神祠定章，開門十天，韻蘭先約人到十二，齊集祠中，拈了香，又派人日夜巡察，以免■唱。這十日間的人，來來往往，不啻恒河沙數。佩纜一日三四次，前往看視，十日間，人多乏透了。彈指光陰，殘春已去，綠葉成蔭。園中多少姊妹花，均不見客，或自行己意，或待嫁閨中。仲蔚因無子息，欲娶文玉，尚未出口。五月間，又有一個散館知縣林之周，是珊寶舊客，新斷鸞鴛，寫信要娶珊寶，珊寶去了，便做夫人，心中自是願意。惟要等補了外缺，方來迎娶，一同到任。珊寶便告訴了秋鶴，韻蘭歎道：「從良本是大事，但一個個的去，園中更覺蕭條了。」聽了大家默然，自此韻蘭雖處繁華，心中常悵悵不快。不過與湘君、秀蘭、珊寶、文玉幾個人，消遣消遣，園中房屋多空，門戶中人住進來了，不許接客，所以無人問信。四月初，碧霄又來住在幽貞館。園中多了這個人，無不歡喜。一日有兩個闊姑娘，是姊妹雙花。搬到彩虹樓來，姊妹不過各自一個客人。其中一個客人姓高，名唐，號夢雲，是如玉的客人。生得年少風流，有登徒之癖。看見韻蘭、佩纜一班姊妹，不能上手。豈知白晝宜反看中，了，出進習熟，未知有無苟且事情，園中人都不知道。只有湘君知道，蓮因自秋鶴住到東院，相去較近，便常常聚起舊來，十分恩愛，把前因後果，都忘了。直到三月下旬，孽緣已滿，湘君來提醒他，把昔日所遭遇，一齊想起，便猛然省悟起來，將秋鶴婉言拒絕。於是重新用功起來，至四十九日，漸漸的復原了些小事情，也能料得一二。因此萱宜之事，略略得知，無意中帶箴帶勸，說萱宜反給，萱宜還奉了幾句不入耳之言，大約就是秋鶴往來的事。蓮因氣極也不再開口了，又不好告訴人，但與秋鶴說：「這個人，是他父親臨死，寫信托你的，你也應該替他擇配。」秋鶴點頭稱是，要想說給蘭生，尚未啟口。六月初二夜，秋鶴在幽貞館，與碧霄談，便把這事說起。韻蘭道：「男女到是相對，你便寫封信給士貞就好了。」碧霄道：「本來應該早替他設法，就到靜安寺去說一聲也好。」秋鶴道：「且等幾天，一面寄信，一面說。」正說著，忽燕卿進來，眾人連忙起身讓座。碧霄並未與燕卿會過，碧霄三次去看燕卿，燕卿到東洋去玩了，所以未遇。近日新回，所以進園來看碧霄及韻蘭等姊妹，韻蘭親自倒了茶送去。燕卿笑道：「忽然如此客氣！」韻蘭笑道：「你是園外的客了，又是日本新回，明日替你接風。」燕卿笑著，拿玉田生三封書來，一交秋鶴，一交碧霄，一交韻蘭，說道：「還有珊丫頭等幾封信，都交去了。」於是述了一回玉田的近況，及問候的話。眾人看了信，方知玉田在火輪車下碾了足，死去復生，因此一驚，得了怯症，據燕卿說不是久長的人物了，燕卿因又坐近碧霄，細細把碧霄看笑道：「我們八個月沒見了妹妹，好似消瘦些。」韻蘭笑道：「他的肉，並在一個人身上了，安得不瘦？」燕卿笑道：「碧妹妹畢竟好福，你在園裡，好似蜂王似的，什麼人都仗著你，你一去就不像樣了，嫁的嫁，去的去，逃的逃，死的死，阿呀妹妹，你可知柔仙妹的結局？真是苦呢！還有那個俊官，真是有義氣。」說著，眼圈紅起來，碧霄、韻蘭也把眼擦了幾擦，燕卿又道：「我們這些人，不比良家，不知身體屬誰，真是聚散無常，靠不住的。」碧霄因問燕卿近日景況，也未必見好，大家歎氣了一回，燕卿道：「我要去望如玉，碧妹妹，你同我去，這是你的舊居呢！」碧霄遂與燕卿同走了，路中問冷秋的軍事，碧霄搖頭道：「不好，上月底又有信來，敵兵添了十餘萬槍炮，新式均極利，因歇熱不開戰，我們的統兵大員，個個都有逃志，後隊的還淹留在乾溝，玩姑娘，吃花酒，手下兵丁，均是鴉片煙老癮，時事真不堪設想了。」說著，將到綠芭蕉館，只見月光中好似有一人隱出門來，一直望北去。碧

霄心粗，燕卿新來，俱不措意。燕卿道：「妹妹見麼，這個人出來的地方，是幼青的綠芭蕉，現在沒人住麼？」碧霄道：「白姑娘住在裡頭。」說著，已走到門前，燕卿道：「我們順便進去望望。」碧霄道：「好。」便走了進來，萱宜已經接到門口，見了燕卿，便笑道：「這是燕姑娘，你游東洋去了，幾時回來的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攜著碧霄、燕卿走進去，到縵雲齋坐下，歎道：「這是幼丫頭彈琴的地方。」燕卿道：「去年六月，我還同他在蕉下乘涼，睡了一小覺，而今是室邇人遠了，連死活也不知道呢。」於是相對歎息，萱宜道：「我們也到蕉下去坐好不好？」燕卿道：「還要到彩虹樓去呢，就在這裡坐坐罷。」萱宜倒了茶送來，又去取煙袋，點了火給燕卿。碧霄道：「你用的人呢？」萱宜道：「一個老媽子在後面，一個小丫頭，我叫他去取東西了。琴娘在花神祠西院，替蓮姑娘剝蓮子，這時候快回來了。」燕卿見桌上一柄折扇，便順手取來一看，上款寫的夢云。萱宜連忙說道：「這是我先父的朋友的。」燕卿道：「字還好。」原來就是知三寫的，萱宜道：「碧姑娘生個小官官，聽說生得甚好，為什麼不帶來？」碧霄道：「我又不給他奶吃，帶來做什麼？」燕卿道：「我們姊妹，現今漸漸的散了，聚會甚難。碧丫頭可過了夏去，也到我那裡來走走，我不過除了介候，就是你的相好郭俠臣，也沒生客呢。」碧霄道：「我本要七月底回去，盡管好聚呢，我們到彩虹樓去罷。」萱宜道：「再坐一回。」燕卿道：「不坐了，你閒了也來走走。」萱宜答應著，燕卿遂同碧霄走了，萱宜送到門口，方才進去。碧霄等一逕去了，不知以後如何，下回再表。